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五目錄

于季重

對陂防判

張階

黃賦

無聲樂賦

審樂知政賦

趙棲簡

對初稅畝判

杜挺

對初稅畝判

劉光

對寢延部人判

員峴

妄心賦

對寢延部人判

對大匠將改廳判

對夢得籬粟判

韓極

對毀壞壓死判

對爲人興利判

段迴

匡城縣業修寺碑

張忼

請刻睿宗老子孔子讚元宗顏回讚奏

張景毓

縣令岑君德政碑

章仇兼瓊

請令吐蕃入奏奏

申堂構

唐故內侍省內常侍孫府君墓誌銘

并序

鄭琚

濟瀆記後序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五

于季重

季重天寶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陂防判

甲秉權決去陂水人相傳云有兩鵠言陂當復
甲以惑衆云飯我豆食羹芋魁科不伏罪

政在利農人惟守業順其事者莫不胥悅變其舊者曾是
與謠惟甲國鈞是秉具瞻斯重永言溝浚而新是謀水旱
不憊資變理而成化人天可望冀敦勸而有秋然則南陽

之陂自漑池而爲睦澤鄴傍之水因爲鹵而作膏腴是沉
是流俯雲雨之攸潤我疆我理棲豆芋之餘糧方進不忘
於前蹤白公且同於斯類此則有益於國專利而行未可
式禮苟愆更從人欲陂今當復聽乃興言惑衆論咎責則
何甚黃鵠旣聞於師古焉敢定刑丹筆亦宥於無稽終宜
服念寘之理也誰曰是乎

張階

階天寶時人

黃賦

以平上去
入爲韻

堪輿之內羣象茫茫均四時之辨物列五色以居方名可
大者其惟中黃吹律成音考定宮商之韻麗天爲則遙分
日月之光石在穀城之下氣流華闕之傍雲瑞命官而其
治星見知芒之莫當恒發揮於奕奕寧見混於蒼蒼黃之
爲用時義大矣揣稱之功請言其始土德載物首更王之
五行河水流謙恒曲成於千里鶴拂羽於太液龍弄鱗於
成紀悲哉秋之爲氣歲將暮止菊花可折凝曉露而含光
木葉旣零拂涼風而亂起夫惟色有其變用無不遍染素
絲之正色映飛塵而不見合氛昏而暫隱向晴暎而復見

漢霧塞而呈災秦蛇夢而命莫乃有虢國窮士非聖不迷
務本於三學道於一雖觀色而託賦猶守中而靡失希執
念而見升願啓心而就日

無聲樂賦

以區宇輯寧
時要爲韻

神旣和而人不可誣化將兆兮道與之俱故聖人張樂於
無聲之境以造化夫寰區樂之作焉所以節百事物旣忘
矣於是奉三無其用秩秩其風于于發自靈府達於道樞
樂師盈庭政行於靡擊靡考涓衣在御化成而不曳不婁
爰自周隋上達堯禹或理或亂時更萬主誰不欲肅清家

邦統一區宇莫能知無聲之樂而政教斯聚悃堙旣考於
鳴絃節宣豈專乎促柱移風莫大於出令修德不在乎觀
舞故曰猶有五起政之所急徵之則道存微明行之則人
用寧輯所謂君子設法貴與物宜日聞之政四方以寧過
此以往予亦知其不經肆皇家之首出庶物也高張政典
而疏數適中深具揖讓而剛柔洽時且無滯懣之風豈蕩
然而不反何異闡諧之作故賁然以來思是以素王閑居
而觀卜商體政以妙願盡趨隅之禮以聞愷弟之要不可
以耳察又難以目照方知夙夜之詩遂合無聲之兆

審樂知政賦

以善聽其樂能識於政爲韻依次用

昔先王省風作樂象物制典賓讌服禮神歆降戩六代各異五音相演盛衰感召而自生理亂區分而可辨列國殊化化形於聲淫正難分分之者善於是師曠陳樂而立伯牙注耳而聽鐘師擊鐘磬師擊磬考鼓振革撰土木以相宣懸匏栽笙發絲竹而遞鑒審正聲之發防奸聲之徑俾夫鄭不干雅正不近佞混音者澄醉歌者醒集九成而儀羽自降立六變而致物斯定惟政在人惟聲無私興亡繫焉逆順應之天將是懲神告勿疑卜商之告文侯古則如

此端賜之間師乙歌如何其堂上堂下旣獻旣酢百拜終
禮八音合樂天地潛會鬼神相索遂使浹洽充塞馨臭上
登和樂無親惟德是宏愆慙無準惟惡是朋聲雖無常聽
其有恒蓋致理者妙非習樂者能惡可鑒誠德可奮興惟
周后棄播種黍稷惟文王昌不邇聲色雅頌廢於後昆幽
厲隳於正直觀聖人之備樂知天子之深識旣而硯緩有
餘其樂只且聲之感化浸潤相於審音達性飛沈翔泳自
上化下敢告執政

趙棲簡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五

張階 趙棲簡

棲簡天寶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初稅畝判

所司初稅畝怨者實多僉議罪其變法中尉云
匪躬之故兩執不同

大道旣行農不易畝中孚斯及國有常稅各修九賦之職
寧奪三農之勤惟彼所司於何妄作隳周公之垂法行魯
宣之弊政穀出不過籍已舉邱明之凡法迺變於人寧規
商鞅之律厖則胥怨誰任其辜主上情殷納隍慮一物之
乖所見夫栖畝欣五穀之薦登德澤旣滂和氣充塞誠可

減從輕賦須允下人之喜遂行厚斂虛憑中尉之詞事則
匪躬罪當諸已則屢校滅趾茲咎未深而剝床以膚取凶
斯在

杜挺

挺天寶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初稅畝判

所司初稅畝怨者實多僉議罪其變法中尉云
匪躬之故兩執不同

郊賦有籍邦政是敷制乎上地無越三人之倫居彼中田

常許兩家之共始成薄賦乃曰恤人周末無年魯初有制
憂稅畝者作自哀公對盍徹乎聞諸有若所以人多怨譴
國起侵伐動干戈而稅繁供軍旅而儲廣抑爲末也寧是
本歟當今薰風阜財協氣登穀兵則不動人其以寧斯足
解愠之時奚爲變法之稅中尉推過罔失臣儀與人頌康
當歸帝美兩執斷矣一言在茲

劉光

光元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寢延部人判

撫州別駕豆盧安舍正寢延部人乙弗乾公事
稟而後行所由舉不法安不伏

王祥望職久著傳刀龐統良材攸稱展驥承上接下故宜
自己而行舉目提綱或可稟人而措如鄭產流譽尚採鄉
校之言晉侯質疑猶聽與人之誦則智有不達材有不通
江海以納流爲大君子以訪賢爲美子賤之居茂宰實稟
度於邑人何晏之任尚書尚關懷於談客孔子旣稱其善
史臣不敘其非按舊章而可憑明所司之妄舉安今不伏
良謂有詞

員峴

峴元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妄心賦

始吾有形與憂俱生形是幻器憂爲妄情愛業潛結貪心
日萌如狂犬之逐塊似飛蛾之赴明舉世役役終身無成
慨愚者之未達嗟此志之難遏多賤實而貴名咸棄本而
逐末利之所在蹈水火而非懼勢之所在棄仁義而如脫
方自以爲氣足自負殊不知患其可掇夫生也有涯而智
之無已鵬鷄未足適其分儒墨焉能齊其理世謂之憂我

適足以爲喜世之所譽我適足以爲毀自我心而視物四
者未知其孰是借如青樓上路紅粉佳人編貝爲齒點朱
爲唇朗如明月之初霽芳若綠條之在春流曼臉而光射
動鳴環而態新此必天下之巨豔固當衆族而咸親奚爲
乎鳥見之望層雲而自逸魚見之入深泉而不出彼醜好
之非我吾孰知其所失若乃樂府窮選伶人擅名跳丸劍
之揮霍奏金石之鏗鉤復燕趙之稱最信音容之莫京清
歌一轉而行雲遏長袖屢舞而流風并實天下之樂事當
觸類而含情奚爲乎爰居卒天於鐘鼓聲俗不知其韶武

嗟愛憎之在物吾孰知其所主嘗以爲生者物之可歛死者人之可畏方其髑髏之自得也不異夫南面之至貴謂死之爲是生之爲非何存沒之交戰而彼我之相違嗟乎求馬於肆馬不可以得以猿爲心猿亦未之息夫制動者以靜吾當反照於元極

對寢延部人判

撫州別駕豆盧安舍正寢延部人乙弗乾公事稟而後行所由舉不法安不伏

端右之寄古人爲難光我大邦抑惟良政豆盧安雅有通

識率由舊章呂虔推其佩刀諸葛稱其驥足好問則裕高
步於邱門有道可尊且懸於陳榻舍茲正寢延彼部人饑
渴良圖咨謀雅道昔于木賤士文侯尚且軾閭侯嬴匹夫
信陵以之虛左重其所部望古何慚舉此爲非愚所不取
對大匠將改廳判

姚先意拜將作大匠以父曾任此官請改易廳
事坐處

先意多才入仕直道登朝權上路之衣冠光大君之寵命
周官有序旣標將作之名漢制無差還視列侯之秩家聲

克紹門閥載昌京兆地靈韋氏之繼爲丞相姑臧人物張
家之歷踐武威前史不以爲非通方不以爲累事可師古
何必循常然遺劔可悲喬木有感名教之地動息增懷隔
以屏風昔聞其旨易其坐處今見斯人苟遺芬而在旃豈
夫君之可誚

對夢得籬粟判

索和誠家貧至孝夢西籬下有粟掘得十五鍾
鄉人以告非營求所得請納官

穹壤之福允及君子純嘏之徵良歸盛德索和誠孝總心

極義切天經其行則晉代荀何其道則孔門曾閔獲西籬
之粟遂貽俗士之譏採南陔之蘭忽招獄官之訟愚謂不
可況夫賢哉

韓極

極一作拯

元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毀壞壓死判

乙有所毀壞而誤死人科其備慮不謹訴合所

由爲罪

立物有恒堅樹在始繕而不固壞而難支旣動作而必虞

將紀律而斯約罰之惟五先明宥過之文死則有三終傷
不弔之旨若過誤而先定乃平刑而是察乙則何者率爾
薄言已聞滅鼻致災胡乃反脣推過且宇之必葺誠備慮
而則安牆或不修將隙壞而誰咎罪有所在焉可逃夫

對爲人興利判

南陽太守好爲人興利均水刻石立於田畔採
訪奏煩擾訴云以防忿爭

字物必制嘉謨克獲飭勸耕桑領符臥理出入阡陌其敢
寧居且通溝之攸在亦堰陂而斯尚鄉亭之中曾未刻石

水門之下初欲成雲化可比於文翁恩實多於召父使臣
以飲冰察俗煩擾致詞太守以均水利人約束尤當疆場
有理知薄言之足稱忿爭不生何簡書之妄奏此而無爽
自可明徵

段迴

迴天寶時鄉貢進士

匡城縣業修寺碑

粵至高者天也朗然懸七政之輝至廣者地也宴然澄百
川之氣雖則蕩雲沃日寧浮夜壑之舟合璧連珠未照無

明之域豈若一人感夢畫象南宮入脫洪源傳經西土變
靈威而救苦海散法雨以濟炎山啓方便之門則三塗並
軌開有緣之路則七戒居心思元無測其淺深博物莫知
其近遠不生不滅其惟釋氏乎此果園者寺主希炎都師
靈光奉爲天皇天后以率土蒼生之所立也諸色人等之
供修焉法師夙達元風雅通妙覺察古今休咎聽浮圖之
鈴躡寥廓高卑飛德真之錫將以登天遊霧豈徒鳴磬焚
香而已哉邑人成公滕定趙乾楊藥師並濟北名家山東
英妙挺含章之秀氣萬古馳聲振夏日之嚴威百代垂譽

長嘯之后惟若嗣音故能疏煩想於心曾瑩虔誠以恭敬
悟色空之合跡知內外之異門欲碎斜山先揮法刃冀落
塵網願觸惠風於是測景瞻星共崇梵宇萬楹藂像綠雲

上

關一
字

百丈孤標通天秀出飛梁偃

關一
字

拖太虛之彩虹

疏網參差挂高樓之新月金暉象駕色亂丹霞玉映鶴林
光搖碧雪風吟仙鐸似聞觀世之音人步香階如到聰尼
之國爾乃春亭東指板築猶存幽郭西瞻弦歌如在前

關一

字

橫海

關一
字

泛葉舟後望大河遙分竹箭平原埭北嘉樹

扶疏桃李茂盛每垂秋實松竹夾道不變春榮所謂戡智

慧之鐵圍得曹衛之寶勢於時天寶八載歲次己丑四月
乙未朔十月甲辰迴築室清濟地接祇園持法丹經心希
妙理拾百氏之芳潤美大釋之形容其詞曰

粵若大雄赫然而見既號普賢仍爲正遍馬寺東營鶴林

西變道引佛

闕一字

門開方便

其

尊容儼雅大厦宏敞寶閣

萬重星樓千丈鴈塔斜飛橫檐直上日月爲光滴瀝成響

其二猗歟妙覺彼

闕一字

先知真情有趣法體無爲不可

闕一字

議豈得心非

其

東拱春亭西鄰匡郭朶散青蓮花開紅藥

慈雲布而龍興甘露墜而珠落不生不泯惟

闕一字

惟

闕一字

其四

張忼

忼元宗時人

請刻睿宗老子孔子讚元宗顏回讚奏

先奉恩勅令臣校搭御書睿宗大聖真皇帝集臣伏見集中具載前事讚文又見孔子廟堂猶未刊勒臣竊以爲尊儒重道褒賢紀功本於王庭以及天下一則崇先聖之德一則紀先聖之文其兗州孔子舊宅益州文翁講堂經今千有餘載皆未題頌臣特望搭御書讚文及陛下所製顏

回讚并百官撰七十二弟子及廿

闕一字

賢讚令東都及天

下諸州孔子廟堂精加繕寫御製望令刻石百官作望令
題壁陛下孝理天下義冠古今使海內蒼生欣逢聖造冀
敦勸風俗光闡帝猷

張景毓

景毓元宗時人

縣令岑君德政碑

蓋聞諸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臣有
君臣然後有上下然則星辰象緯邱陵山險所以經啓八

絃彌綸萬域者也聲明文物禮樂典章所以黼藻生靈化
成邦國者也至於高居萬乘富有四海爲而不宰裁成於
孕育之先感而遂通囊括於混元之首雖柔來剛往乾坤
之軌躅可尋而步帝馳王雲火之聲塵不昧則疇咨四岳
允釐百工大則鶴鼎魚璜錫寵於機衡之地小則絳繡墨
綬守位於子男之國其有相門綢繆王佐推才負揭仁義
周旋禮節排九流而迴出掩三異而孤昇緝諧昨吏綏和
風俗堂上堂下驅宓賤於後塵星出星入置馬期於散地
簡而以肅嚴而不殘馳心於廊廟之前縱蹟於江湖之上

者獨在於岑君乎君名植字德茂南陽棘陽人也其先出自顓頊氏后稷之後周文王母弟輝尅定殷墟封爲岑子今梁國岑亭卽其地也因以爲姓代居南陽之棘陽十三代孫善方隨梁宣帝西上因官投跡寓居於荊州焉自軒階垂祉姜汭開宗神岳構其崖巘靈根肇其枝葉其後佐帝師王封侯尚主十卿五公之貴七珥三組之榮衣冠燭耀於區寓允緒綿聯於載籍亦由秦移趙璧魏得隋珠不常厥地所在稱寶何止梁亭漢室先開佐命之封吳郡荊門晚葺因居之地若斯而已哉高祖善方梁驃騎大將軍

周起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長寧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贈侍中諡曰敬當萬機之損益成八座之儀表銀艾圭茅金鏘玉振榮高當代龍豹之託逾深寵茂幽局鵷鸞之寄斯重曾祖之象隋虞部員外侍郎襲爵長寧公霞騫電邁鳳彩龍光初膺星象之榮晚襲山河之寵祖文本皇朝中書令兼太子賓客宏文館學士江寧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贈侍中諡曰憲宏材巨量經文緯武高標百尋絕壁千仞丹青神化翊亮天工卽隆周之申甫亦皇軒之風力若乃百揆務殷三階事切西朝機要之所北閣神仙之

地任總訐謨榮高密勿至於五車萬卷百家諸子吐鳳懷
蛟凌雲槩日不尚浮綺尤存典裁藻翰之美今古絕倫父
景倩周大中大夫行麟臺著作郎兼宏文館學士綰青襟
而司禮館草元經而登書閣聲榮之重驛美於當朝燕翼
之寄傳徽於後烈君紫泉飛液丹山耀彩孤峯懸日月之
輝激溜聚烟雲之氣虛心倜儻靈鷲再舉而未窮逸調從
橫大鵬六月而方息生而好學幼而知禮孝行無待於傍
授仁心得之於自然黃憲之類顏回汝南爲貴賀循之擬
龔勝江東擅名不學左思十年爲賦聊同方朔三冬讀書

不出戶庭旣馳心於萬里將排雲日亦因基於一匱弱冠
以簪纓貴胄調補修文生明經擢第縉帷連夕拜之所紫
禁邇朝聞之地圖書所會館宇生光解褐同州參軍事譽
警北曹聲馳南府地靈天秩渾金璞玉之材主吏參卿孫
楚蕭何之德屬軒坐卜遠禹山斯會撫遺劒而空存想遊
冠而無及松蘿漢隧竹染湘川雖鏤鼎銘彝將勒生金之
字而庀徒歲事終資倚玉之材課効居多恩腴俯逮特授
蒲州司戶參軍事俄以親累左授夔州雲安縣丞賈誼長
沙屈原湘水溪連五毒攀鳥道而銜悽峽帶三巴聽猿聲

而下淚秩滿丁府君憂去職三年泣血七日絕漿殆不勝
喪幾於滅性服闋調衢州司倉參軍事秦稽負日楚夢含
雲東連射的之山西拒沈珠之浦上農攸屬倉廩爲禮節
之先下位斯安等列處儕流之首尋沐恩旨雪其親累一
遇雲雷之施再生花萼之榮旣席寵而沿恩亦流根而洎
葉君之兄義材望冠時聲名動俗膺奮飛而首出指寥廓
而曾騫位纔陟於聞鶯才實兼於緣鵠旣而入龍雙驥慈
明與劉岱均飛二陸三張士衡與孟陽齊價豈直家風祖
德見稱於中旨掌紼司綸復傳於後葉光暉所燭朝野增

榮然則宅火均司象雷分邑莊周著小鮮之誠尹何招美
錦之嫌列五等於姬封高十城於漢秩字育之道循良是
資擢授潤州句容縣令瑤山奧壤金陵舊地郊原枕端委
之墟江漢擁朝宗之水海潮驚而翔鷺起山氣合而盤龍
見物產殷積水陸兼并人多挺劒之雄俗有亡珠之弊君
達於時事明於政理政不嚴而自肅化不令而人從昨黎
感惠愛之如父母奸邪屏迹畏之若神明戶口滋豐田疇
墾闢行太邱之道德息灌壇之風雨國家下武膺運中興
纂業氛祲廓除日月開朗君遇見知之主逢時來之運若

魚縱壑如鴻順風優制所覃崇班益峻加朝散大夫上柱
國紫泥流渥朱紱昇榮列五彩之通班聯九章之賁飾於
是貴而思降盈而知損如絲之旨載流亂繩之化逾息先
是邑居湫阨里閭榛蕪爰自歷政未遑加緝君乘三餘之
隙因四人之暇覽山川之體勢量貨物之豐省逐便興功
因時改作人無廢業役不浹辰流一切之權道成累代之
宏業頃緣稼穡頻鍾炎亢雲漢之詠徒勤京坻之望斯絕
君親加暴露徧請山川率昨庶以具馨香俯壇場而展誠
敬濃雲布族膏雨成絲綿八極而俱灑匝四溟而廣徧自

非仁心所及誠感必通其孰能預於此乎加以道尚朋執
情敦讌喜每至星搖劒室月下珠潭菱津迴棹女之喧桃
逕擁樵童之樂臨萬家之井邑眺千里之風烟良談閒起
清文不輟信可謂兼文兼吏公才公望者焉上聖深視九
重高居萬寓迺睠時政分命使司端冕旒而思天下布德
澤而周海內博訪英髦探求異術十道飛駟萬域承風江
東道黜陟使朝散大夫行度支員外郎攝右臺侍御史源
乾曜崖岸孤聳風飈秀出千仞罕節百尺無枝地入星臺
列珠軒而應翟庭分月樹搖鐵柱以驚烏冰霜凜白簡之

威霞日聚繡衣之色遙同李郃上迴星象之輝俯類張綱
先懾權豪之氣以君才地加之聲實每肆揄揚先膺薦舉
王生千里佇入於匡佐荀氏十旬行登於台府顧盼之重
郡縣增榮馳表疏於龍闈遽翻飛於鶯路隨郝詵而齊舉
攀鄧攸而不留黯黯津亭搖搖軒騎壽春遺犢將折轅而
共分葉縣歸鳧逐行舟而俱遠由是三吳士庶二江人物
來暮之歌方遠去思之戀益深期寇君於一年思段侯之
再撫丞魏烜家承軒冕代傳儒墨鳴謙自牧處劇若閑以
函牛之巨量貳割雞之小道主簿崔子佺相門卿族玉葉

金柯光彩可以射人風神可以凜俗尉李茶張隱朝章仇
嘉勛等並公侯復祉琳瑯積譽經史足用刀筆推工斲迴
東道之姿免屈南昌之化鄉吏等或者年宿望或盛族名
家負雲澤之瓊寶馳水鄉之俊逸山川舊迹龍盤武踞之
間軒冕餘風東箭南琛之亞並餐和浴道多從食樞之恩
老安少懷久沐惟桑之化雖功成帝力上皇之耕鑿已勤
而事稟國經下邑之風猷可紀是用傍遵謙簡俯緝謳謠
覈南襄之故事採西郭之前躅飛丹屑瓦行扞雕金之思
相質披文無媿沈碑之浦其詞曰

山岳騰氣河汾孕象基構百尋源流千丈地靈袂輶天安
肸鬯長寧建侯襟懷洞朗江陵奕載風飈峻上蹟隱鈞深
知來藏往斲雕爲樸用晦而明文緯天地武定從橫如周
稷卨似漢良平金社開封珠盤載盟逖矣遐緒猗歟克生
乘彼靈慶光斯燕翼道映時宗言爲士則月鏡虛湛雲峰
迴植藝蘊縑緇材經邦國金玉其性松篁其德鶴鳴不已
鴻飛未息欲麗九成先階一匱比迹庠序聯芳旌賁軒墜
卜遠禹山云萃倚玉推才雕金纂懿秦關漢輔吳田號地
孫楚參卿蕭何主吏鴻鐘待扣明鏡不疲詞端筆杪月落

雲披時更出處道或推移曾參盡孝賈誼傷離五湖東指
三峽西窺六條齊稟百里均知帝道光亨聖人有作如鵬
得吹似魚縱壑越自奮飛載翔寥廓珠江控海金陵負郭
夏禹經營農皇甄度星躔牛斗雲連蜃閣令長何擇循良
在茲驅駕宓賤雕鏤馬期政實無擾人稱不欺韋絃是緝
冰玉攸資神憂河甸獸斷江湓蝗去無限鸞歸有時八使
出關二星向蜀乘驄衣繡揚清激濁黜陟攸先推理是屬
上敷帝念下從人欲一聽謳謠載欣風俗行收顧盼坐成
珠玉若管知鮑如蕭得王君子旣見爲龍爲光選衆而舉

載揄載揚飛名日路驛薦雲莊渺渺雲澤禹禹水鄉西北
萬里東南一方坐結去思長嗟來暮躑躅輦壤迢迢鶯路
何以報恩宸階遠訴何以旌德高碑迴樹潘岳創詞楊修
辯句一刊懿迹千齡垂裕

章仇兼瓊

兼瓊天寶元年官益州長史

請令吐蕃入奏奏

吐蕃白狗國及索磨等諸州籠官三百餘人出奉州望准
女國等例簡擇許令入奏餘並就奉州宴賞放還

申堂構

堂構天寶十二載官陝郡平陸縣尉

唐故內侍省內常侍孫府君墓誌銘

并序

公諱志廉字惠達富陽人也昔吳稱帝業飛龍鬱起於江東漢辟賢臣易道超來於北海彼德高致遠者蓋則其先故知族茂慶流彌蒙洎後

闕二字

之闕三字

之第六子也承家

之纘克奉徽猷風姿璨然自幼及長智識天與藝能師資既得時以自致實負才而見用股勤就養竭力盡忠承顏不違虔心至孝居公守道在職惟賢釋褐授儒林郎拜內

謁者監陟資驟進俄遷朝議大夫守內常侍朱紱奕奕儀容堂堂言語侍從之臣左右中涓之任淑慎攸止咸當聖情君恩曲臨殊私荐及出入鴛鴦之殿栖遊日月之宮踈紫燕於香街捧金輪於馳道者蓋得其忠焉公以勢莫久居了真空而是觀所歸正信悟卽有而得元于以運短道長功存已沒天寶十二載十一月十一日寢疾終於咸寧縣來庭里之私第時春秋五十二夫人則天水郡君趙氏之女作嬪叶禮于飛有光先夫亡沒三歲而已卽以明年夏六月八日合葬我府君夫人於長樂之原禮也天子以

舊臣可重軫念於懷旣贈之以粟帛復爰申於弔祭喪事
之日人力借供嗚呼生榮沒哀身沈譽在總帷已故石櫛
猶新掩泉戶以空幽慮桑田之有變將刻石以斯著庶不
爲冥冥君者乎乃作銘曰

名家令族孝子忠臣禮義及物賢良立身鬱鬱芳猷堂堂
雅量白珪無玷玉卮有當官因德建寵自勤榮侍衛宮禁
輝光日生上壽未央於焉卒歲落影西沈巨川東逝白日
晝短黃泉夜長佳城寂寞原野悲涼美石已刊功名闕五
游千秋不改

鄭琚

琚天寶六載官濟源縣尉

濟瀆記後敘

善利物者曰水水之靈者曰瀆瀆有三而濟居其一焉道源數畝而深無底細流數里而能截河信造化之奇功者也天官小宰達奚公智乃周物德惟上善昔遊于茲嘗誌其事琚忝尉此邑恐墜斯文爰命攻金刻諸樂石庶將來之不朽也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六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蔣圖

金剛經石幢序

張惟一

金天王廟祈雨記

哥舒翰

奏蘇毗王子悉諾邏降附狀

李光朝

新渾儀賦

并序

陳讜言

對祭地判

張省躬

對祭星判

陳齊卿

對舉似已者判

對升高判

對毀濯龍泉判

李子珣

對觀生束脩判

對牢祭有違判

高果

對徵什一稅判

高璠

對襲封錄兄女代父刑判

對初稅畝判

杜洩

越人獻馴象賦

魏季邁

對登夫家判

司馬霜

經幢銘

常無欲

對直講無他伎判

對旄人奏散判

對不供夷盤判

對吏脫幘判

對大夫祭判

平列

兩階舞干羽賦

開元字舞賦

舞賦

李徹

請封西岳表

張萬頃

對舉方正者判

崔珪璋

對舉方正者判

鄭璠

對獻賢能書判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六

蔣圖

圖天寶時人

金剛經石幢序

闕一 國化人代天育物者必資於賢明矣其選才刈闕一字

越於吏部平昔王戎標簡要闕一也中有吏曹庶士皆考

乃聲實器其藝能闕一鍵秉人物之樞要出納之恡謂闕一

字 胡山惠清河傳延闕一宏農楊自然太原王漳源領同

寮數十闕二或以德進或以詞華居最或以翰墨稱闕一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六

角詩書弱冠文史然而博綜多識靡所不該研機深沈悟

色空

闕一字

達知窮冥而有精湛常樂真如以求實

闕一字

寮

庶品之

闕一字

福也作是願已因不悛心則有遠方名工不

召

闕一字

無足而員來或刻或礪成之不日載雕

闕一字

彪炳

則有揮毫騁勢拂花雨而爭鮮垂露矜能懸貝葉而增

闕一字

字

真實視之者方開淨眼且宿植德本合求

闕一字

相宏誓

願力永此證明然後乃知是非兩忘得失雙

闕三字

學嘗試

言之目論膚受乃爲銘曰

闕

玉文炳煥妙理宣揚無幽不燭無滯不彰是非雙

闕三字

堂堂

張惟一

惟一天寶朝官侍御史知雜事歷戶部郎中乾元二年出
爲華州刺史封平原郡開國公

金天王廟祈雨記

大唐中興剋復兩京後乾元元年自十月不雨至於明年
春朝散大夫使持節華州諸軍事檢校華州刺史平原郡
開國公賜紫金魚袋張惟一與華陰縣令劉暘丞

關一峴

丞員外郎置同正員李緩主簿鄭鎮尉王禁尉高佩尉崔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六

蔣圖 張惟一 哥舒翰

二

季陽於西嶽金天王廟祈請初發言雲興倏登車雨降蓋
精意所感致明神應期庶以潁川之能不慚方伯之事時
二月十日題紀

哥舒翰

翰安西副都護道元子以軍功積累遷隴右節度副大使
知節度事天寶八載以破石堡城功拜特進鴻臚員外卿
進封涼國公拜太子太保以風疾廢於家祿山之亂起爲
皇太子先鋒兵馬元帥討祿山加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兵敗爲祿山所擒僞署爲司空尋殺之

奏蘇毗王子悉諾邏降附狀

蘇毗一蕃最近河北吐澤部落數倍居人蓋是吐蕃舉國
強授軍糧兵馬半出其中自沒凌替送款事彰家族遇害
二千餘人悉其種落皆爲猜阻今此王子又復歸降臨行
事洩還遭掩襲一千餘人悉被誅夷猶獨與左右苦戰獲
免且吐蕃蘇毗互相屠戮心腹自潰滅亡可期但其王逆
逆歸仁則是國家盛事伏望宣付史館旌其慕化

李光朝

光朝天寶時人

新渾儀賦 并序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指象之法莫先於渾儀是以王者將
下理於萬人先上齊於七政軒昊之後分重黎二官唐虞
之日命羲和四子代掌其器以爲人極聖作有程必應其
變故有謂之周髀蓋天謂之渾天宣夜用則假於器妙則
存乎人曰若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以爲天有時時有
變不可從舊更法而取新更立銅渾無毫釐之差得精一
之義引而上則邁於古推而下則合於今非古之聰明神
睿者孰能爲之乎於是五緯連珠兩曜合璧神輪祥瑞天

降嘉生默而不談且慮樵夫之笑言而未遠且陳君子之心遣於鄙辭乃爲賦曰

國之神器名之渾儀法天之象知天之爲雖考古以作則亦維新而成規琢璿爲衡範金爲蓋其狀則小其用則大南極北極正其端隅上規下矩正其外內繚繞黃道環迴紫宮斗居其北日起其東別度數於分寸之內點星象於毫釐之中處動而能靜妙同乎造化之意寂無以爲有用擬於陰陽之功有象必見惟幽是通乃知近能則遠合下正則上同因之以言寶厯遂乃授乎人時以通天下之志

以斷天下之疑違之則失信之無欺聖也智也念茲在茲
四時以之咸序萬物以之攸理弦望之候不僂寒暑之期
可紀測天地之否泰知陰陽之終始述作固稱於帝王司
存乃歸於太史猗此成器爲國之寶通幽洞微贊我皇道

陳讜言

讜言

一作儼言

字士龍元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祭地判

有司以陰祀用騂牲廷尉議罪云牧人不供

君上事地典禮孔明臣下奉天祀物斯辦以騂牲類圓德

以黝牲奠方祗必齊躬以裸將咸先甲以從事今乃居陰位施陽禮紊百代之則循一時之宜豈惟不嚴於神實乃有覲於國且祭以崇德禮以展敬況在唐堯之朝守禮樂之秋而享祀曷若牲牷昧如固可捨其不供之辭責其尸位之罪

張省躬

省躬天寶時官侍御史內供奉

對祭星判

甲祭司人沃盥執燭而獻人數未便陳玉徹奠

金史卷之二十一
三
監祀糾其失儀甲訴云來歲美惡豈玉能知

利用祭物肅敬鬼神不慝乎物實受其祉甲歆司人事著
宗伯當執燭以獻數亦敷玉而備儀何肆無稽之言用虧
有恒之典雖雅有洞酌以清潔爲貴而傳稱瓘在祈禱
則施福善苟違珪璧之所傷無幾薦誠或應黎元之所獲
則多旣靡終於舊章奚將表於明德神則不享吾何以觀
糾夫失儀信爲得實罪自掇也刑其捨諸

陳齊卿

齊卿天寶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舉似已者判

景充使舉似已者御史糾按景稱但成三物惟善能之

舉善國經爲善身守有觀風俗俾擇賢良故軺傳一封尚且通於鍾律埋輪八使豈獨懼於豺狼景以星車達諸天府惟賢能似雖讐不忘御史彈違莅職肅物臨人謂無失於奉公乃見傷於與善使苟爲駸邁

疑是駸茂

畏此簡書則羊

舌廢而不興祁奚誰其請老制命爲義雖暫威於栢臺察理莅仁終取連於茅茹欲成三物方建一官所糾之言其

細已甚

對升高判

解式與長年行因升高不從所視遂杖之式訴
州斷鬪論省科失入

介福維祺授康緝御未濟溝壑是登邱陵將察視之致虧
惟對問之所詔非我族類其心則乖且幼長之行陟降有
序儻云能賦遂爾升高或匪事親爰加大杖豈桑榆之已
逼將櫝楚而收威設取愧於離婁終見傷於甯越外臺置
辟實諧所訴華省繩愆請修其本解式之競長年其悲

對毀濯龍泉判

興人毀濯龍泉或失其利楊氏因形勝興廢業
邑人訴勞役不服事

因興立功就敗成罰天之所壞人莫能支泉旣稱於濯龍
歌未聞於黃鵠是爲廢墜匪克修平則當程以土功議其
遠邇同夫鄴令烏鹵更生其稻梁媿彼秦人荷鍤能降其
雲雨若乃虞藪澤之利述形勝之由非曰子來敬乎慮始
無有猶可勿對其庸

李子珣

子珣元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觀生束脩判

庚補觀生所學未就其師同算生例徵束脩訴
云蓋伎術不可爲例必其抑納遣出幾何師曰
算之伎術生終不伏

庚補觀生事師來學方欲空中辨氣指寶劔於豐城天上
瞻星識賢人於潁水旣而天遠人邇功業未就弟子之好
束脩是徵所務雖殊於算生其致亦同於觀者康成博物
計天儀而不差裨竈多知察時變而無舛一彼一此豈曰

殊途觀生算生固宜齊例何稱抑納輒此薄言須科虛訴之讐俾從伎術之例

對牢祭有違判

孟壬具少牢祭仲已遽執畢入贊者告已有違已云以備失也得禮之中何乃妄告俱詣博士定博士曰禮和爲貴豈在爭乎科贊者不伏

祭惟備物往籍攸先禮以貴和前賢所重苟初事之不曠在疾徐之可容相彼孟壬將有事於牲具瞻言仲已乃無何而畢入誠則恭不失備遽而中規俎豆之事載陳金石

之音卒奏夫惟贊者忝預於斯旣曰偕行還宜共濟安得縱茲大惑發彼小瑕殊成子之不恭禍徵受脤異陳佗之如忘釁起臨盟以懈怠之見規則聞前史因備失而歸罪且未合宜事貴無違禮崇得中請從博士之議庶叶隨時之理眷言贊者可無詞乎

高果

果元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徵什一稅判

長安縣徵什一稅百姓訴云取已過半人將不

農縣官云恐國用不足

眷彼長安是稱輦轂詢於百姓賦彼三農儻儲廩之未供
在畎畝而攸給稽諸魯史什一稅而可徵詠彼魏風三百
廛而斯取是爲盍徹未抵彛倫雖過半有詞且悲杼軸而
官惟恤隱宜室盈庭如或水旱不時薦藜無取歲莫資於
稼穡人必慮其流亡則徹田爲糧盡輸王府而賑廩同食
猶飢疲人將循古而知方亦從權而未爽

高璠

璠元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襲封錄兄女代父刑判

得丁長當襲代封主司以有兄不錄其讓又乙
坐法女請代未覲官勒從奴

不掩厥善代選爾勞伊人祇辟咸示中正朝廷作乂大明
黜陟使苴茅永建無替於乃服鄭竹斯刊審欺於誠道丁
以祖孫繼體位由當室乙則戒慎不足人自速辜德在友
于復公侯於令季旣生女子濟緩急其及嗣仰丁鴻之清
節遠且逃身慕緹縈之淳志期無鑿額有司務隨時之才
徒高守法當官藉通變之識未宜膠柱昔泰伯三讓公季

代緒漢除五刑班史垂則行古之道仲子所以捨孫易父以死趙簡申其禮聘相彼一時之義今爲千載之名豈可使帶礪遂絕於承家齟齬服刑而代罪兄則不返封欲誰承女旣年弱奴何足任鮑公往矣丁必無由理屈淳于獲宥乙女亦可恤刑景之前聞庶無凝滯

對初稅畝判

所司初稅畝怨者實多僉議罪其變法中尉云
匪躬之故兩執不同

周官立法惟聞薄斂魯用不供爰行大桀皇家布聖敬之

明德貴因循之令典乃修弛賦之道不足宜陽之計什一而稅億兆以庸何彼所司率由非政不能和彼三事申物土之宜而乃鳩於庶畎成取怨之道豈自貉之爲制其於蠶而不若臨財無苟其曰是乎於義或妄未爲能也惟此中尉曾無內省若利彼社稷則死生而以之數我彝倫在憲章而莫捨益之爲助空望於十朋乎則未終且成乎一握獲夷不同於入腹出否幸從於顛趾

杜

一作許

洩

洩天寶時人

越人獻馴象賦

以辭林邑望
國門爲韻

惟彼馴象產乎南夷其形大也因地而受氣其性順也從
心之所資食豐草於幽巖之麓飲清流於長江之湄不忌
於人如得其時推誠於物任以繫維此吾王之化被也故
遠人得而獻之中心摇摇其道遲遲左顧右盼知出羣之
已遠廣思遐想與草澤而長辭修塗是尋疊嶂嶠嶽或行
於陸但隨山而上下或載於舟距涉江之淺深既濟水以
次水復出林而入林所過之邦徒觀其骯醜之貌所遇之
衆豈識其謙柔之心荒徼已遠王畿斯入聞之者遐邇必

至覩之者士女咸集人不知其故皆愕然而立或告之曰
所馭之者越人所出處者林邑近之可仰遠之可望銓衡
不能舉其體丹青足以圖其狀揣輕重者我有蒼舒之智
高思柔服也我有周公之德王以之馳三軍比矛戟而齊
鋒以之和六氣與簫韶而俱唱稽其來也自南徂北嘉彼
所獻充我王國食以筐筥牽以徽纆將致貢於昆夷亦率
職於邛樊斯之爲義可得而論性之馴良表邊夷之向化
體之固實揣中夏之所尊以君好生之故我生必壽以君
賤貨之故我齒斯存豈克耕於野輸衆人之力曷如我入

貢霑萬乘之恩雖自慚於陋質永願在乎王門

魏季邁

季邁天寶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登夫家判

乙以歲時登其夫家辨其可任者甲訴免云服公事不伏

天子六官司徒九比稽其徵令登以歲時力役於是必均施舍自當率理有國之要無相奪倫乙職彼鄉師何遽官謗或虧我道孰守爾法且四人分任所以定乎等衰一切

從徭何以彰乎貴賤甲乃爲吏有別夫家辨任必欲執文
復除自應蒙幸與同夫者君役不及於支離長服事焉爾
政何傷於滅裂苟欲達於鄉黨豈辱在於泥塗訟則有乎
理合無撓免之或可誰曰不然載徵司馬之書難舉鵠鳩
之典

司馬霜

霜天寶時吏部常選

經幢銘

闕
尊勝經咒伏願燈光照灼除黑暗之疑幢影參差滅恒

沙劫罪軋心稽首乃

闕

關
破暗網今樹燈光願合家今悅時康千秋萬歲今壽無
疆

常無欲

無欲天寶朝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對直講無他伎判

丁專經直講每無他伎進考或人告濫

典禮之興講經爲要安人和衆學古入官丁以專經直講
經師訓造藝成重席業固專門歌詠先王頌聲以光於講

金史卷八十二 禮一
席討論文義德化藉甚於談筵考課攸歸勤效斯在以無
他伎蒙竊惑焉且州縣徒勞自拘於常式庠序爰設亦著
於彛章妄告之人須科反坐

對旄人奏散判

日本請吏賜宴於朝旄人奏散不以韎爲惠文
冠所持辭云屬鞮韠氏

中國有孚殊方委款不遠波海來趨天闕仰衣冠而竭誠
願臣妾而見訴國客茲備式宴且酣方樂未便闕歌與舞
旄人典斯鍾鼓職彼韎任旣乖用舍之宜須寘疎遺之罰

爲惠文所抵信得其由推鞮鞢之慙未聞其可

對不供夷盤判

三品喪事夷盤不供司儀云時所不要

喪也寧戚禮亦從宜恩有厚於大臣義不遺於小斂今位
崇三品名謝百年國章自書其禮物有司豈怠於供擬若
春羔已獻在凌室而須開夏蟲正疑闕夷盤而不可自當
曠官之責何待司儀之按時則匪要法欲何加

對吏脫幘判

得丁爲吏脫幘掛縣門而去斷不應爲

瑰意琦行有應則通陳力就列不能則止故營營吏道坐
州縣而徒勞寂寂閑居退邱園而優逸丁也縣吏職事前
修挂幘公門頗遵孤節角巾私第自得遐心州以小道從
方恒科守職白雲已遠尚勞矰繳之心尺蠖相趣未識江
湖之意責其廉退之節科其高潔之辜欲使疏廣厚顏陶
潛負譴僕雖不敏竊謂非宜

對大夫祭判

有五品祭寢不祭廟饌用索牛御史劾於寢則
以陋於饌則以泰訴云禮令無違

禮有九命聞之典秩爵惟五品存乎令制以祿饗親追崇
孝敬之道以賢致位周旋名器之間從事於斯無宜失墜
執禮以動何所遲迴然則吾從大夫之後祭中寢而非爽
奉守先王之典用太牢而爲過今則無廟予欲何之索而
致牲古亦詳矣憲臣按法操柄特深訴者執詞情理可據
平列

列天寶十二載官殿中侍御史

兩階舞干羽賦

以皇風廣被夷
夏謐清爲韻

寰海之內長沙大野妖星旣落今天履其下皇帝將欲罷

鑄兵歸騾馬舞比干羽文化區夏在昔則格虞氏之遠人
於今則彰我朝之風雅日麗黃道帝臨丹墀鼓靈鼉兮旂
翠鳳登舞童而詔樂師兩階儼然而八佾舞之顧步而動
兮成文在茲拊金懸始求聲於律呂揚玉戚非取象於華
夷且干者兵器去其用而持其實羽者樂音美其聲而秉
其質是用抑揚於倒載之後鼓舞於飾容之日肅穆壯成
舒遲靜謐周旋乎東向西向行列乎左城右城所以增廣
殿之煜烜所以符太階之光明然後叶順氣繼和聲騫情
而白日重貫造物而洪爐再成必使萬彙千品四維八紘

革心而來約泄泄於靈府鼓腹而進仰巍巍於穆清吾君
是以黜掌上之纖腰弛庭中之妙戲况丸劒揮霍巾輦慢
易或洵湧於鼇抃或翩翻於鳥企諒文德之無補於樂情
之爲僞若其條暢旁達聲明遠被俾其洞心駭耳屈膝交
臂是知至誠可以幽通大樂茲焉統同彼儀鳳之瑞格神
之功雖非至理是必同風不然曷能去肉刑除脂網福如
山峙澤若河廣蓋總干動其形容理國觀於指掌而已客
有窺萬舞美柏皇然後賦兩階之事知五樂之方

開元字舞賦

以全德崇文通
節聲色爲韻

禮以訓俗樂以移風粵我皇今是崇字以形言舞以象德
肇開元今是則是知聖人之合舞也旣所以誕敷文教亦
所以擬象周旋自我作古示不相沿豈比夫漢主習五行
之典虞后陳兩階之前干戚之容雖備文字之旨未全何
以哉盡善盡美待吾君其具焉望之如雲聖人爲君橫御
樓於北極張古樂於南薰八佾之羽儀繁會七盤之綺裊
繽紛雷轉風旋應鼉鼓以赴節鸞迴鶴舉循鳥迹以成文
周瑜之顧不作蒼頡之字爰分竦萬方之壯觀邈千古之
未聞其漸也左之右之以引以翼整神容而裔裔被威儀

而抑抑煙霏桃李對玉顏而其春日照晴霓間羅衣而一
色霧縠從風宛若驚鴻匿跡於往來之際更衣於倏忽之
中始紆朱而曳紫旋布綠而攢紅傅仲之詞徒欲歌其俯
仰離婁之目曾未識其變通懿夫乍續乍絕將超復發啓
皓齒以迎風騰星眸而吐月搖動赴度或亂止以成行指
顧應聲乃徐行而順節且歌者所以導志舞者所以飾情
觀其容也或以移乎風俗察其字也或以表乎貞明振古
不覩斯今獨榮掩雲門而奪大濩鄙咸池而陋六英一人
有作萬物咸亨臣固迷於日用願頌美兮載厥聲

舞賦

陳思王榮分帝子寵列天孫集賢東閣追宴西園使趙女
攜琴文君送酒劉楨吮墨而作賦王粲稱觴而獻壽樂者
所以節宣其意舞者所以激揚其氣不樂無以調風俗不
舞無以摅情志王乃奏長歌登舞閣徵絕伎於行宮命天
姬而走索同曳緒之翩聯狀跳丸之揮霍即使燕姬撫琴
秦女吟笙楚妃歌防露之曲陳后唱結風之聲則有楚媛
巴兒齊童鄭女躡凌波之緩步曳飛蟬之薄縷掩長衷以
徐吟頓纖腰而起舞低鳳鬟於綺席聽鸞歌於促柱燭若

蓉葉折波而湧出婉若鴻鵠凌雲而欲舉其爲體也似流
風迴雪而相應其爲勢也似野鶴山雞而對鏡總衆麗以
爲資集羣眸而動咏觀其躡影赴節體若摧折將欲來而
不進旣似去而復輟迴身若春林之動條舉袂若寒庭之
流雪乃其指顧彷徨神氣激昂竦輕體以鶴立若將飛而
未翔作之者不知其所觀之者恍若有亡別有邱園羈旅
簪纓無序擢高枝於芳桂挺茂幹於長楚頓雌雄於飛伏
卜行藏於虎鼠思擢太常之第求奉揚庭之舉

李徹

徹密貞王元曉再從孫初封東莞郡王徙封濮陽郡歷宗
正卿

請封西岳表

臣徹等伏見禎祥委積河海澄清長瞻北極之尊屢獻西
封之疏誠懇不達天鑒未從徘徊闕庭隕越無地陛下再
造區寓肇康生人與天合符與道合契故得靈芝表瑞玉
版呈文九穀歲衍於京坻百蠻盡習其冠帶能事備於典
策盛德光於祖宗升中告成是屬今日惟夫太華高冠羣
山當其少陰鎮此西土自有虞巡狩歷祀三千夏殷以還

罕能肆覲陛下雖加進寵號增崇廟宇而大禮未施精意
空潔又陛下頃歲建碑曰嘗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
萬姓瞻予言可復也臣以爲天地之主豈徒言哉神祇候
望故已久矣伏願俯順百辟兆人之請明徵刻石銘山之
記甦遷萬乘降被三峯奠珪璧於中壇奏笙鏞於上帝使
普天蒙福重賜無疆頻冒宸嚴並期必遂無任懇切屏營
之至謹詣朝堂奉陳請以聞

張萬頃

萬頃天寶時官河南尹

對舉方正者判

京兆尹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
詭衆虛矯奏請左遷

漢辟賢良周升俊造求我士庶登之於朝咨爾大夫褒然
爲首以弼余教將沃朕心况張敞尹京孫宏待詔軒墀中
禁檐榆上謁如咫尺之在顏何槃辟以爲禮將三命以必
走奚九拜以愆儀然惟才所難與人無備焉可納虛詭之
說畏賢能之書苟上第之得人豈左遷之云罪試可乃已
吾無間然

崔珪璋

珪璋天寶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舉方正者判

京兆尹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
詭衆虛矯奏請左遷

制祿受寵以身許國夫不舉賢宜其削地故何武所薦先
於宗黨孫宏慎擇果得詞林至如官則尹京爵爲上秩問
馬未能於鈎距推賢乃見於槃辟且不求備寧責於周旋
如或可收豈徵於拜禮應屬天顏咫尺對敝失墜楚材儻

金匱要略卷之六
以堪用卞璞詎宜便捨欲求上賞更俟試時因奏左遷孰
云其可聖朝刑尚不濫舉賢理合從寬向觀稽首之儀未
成不削之罪

鄭璉

璉天寶朝官司勳員外郎歷戶部金部郎中

對獻賢能書判

甲歲終致事不獻賢能之書御史糾不能教其
所理辭曰待經三年則以禮賓之

國有地官以帥職鄉則大夫而列位政無苟貳命在奉初

告於鄉里頒司徒之禁令期於歲時登夫家之衆寡眷言
甲者斯焉從政旣受其法如璽印塗將教所理猶金在鑄
是以俊造察本於鄉閭賢能薦登於天府同谷水之舉士
不失薛宣類周瑜之貢才無遺魯肅况致事有典大比作
程詢衆之暮義存五物禮賓之飲道在三年作良命官是
甲未聞失德賞恭罰否彼憲何其謬繩